

## 大地色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472237)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472237>.

Rating:	<a href="#">Mature</a>
Archive Warning:	<a href="#">Major Character Death</a> , <a href="#">Underage</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King Wu of Zhou   Ji Fa/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a>
Character:	<a href="#">King Wu of Zhou   Ji Fa, 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a>
Additional Tags:	<a href="#">Bottom King Wu of Zhou   Ji Fa/Top 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1-09 Words: 10,039 Chapters: 5/5

## 大地色

by [chongcheng](#)

### Summary

现代背景  
高中生姬发的暗恋

### Notes

现代背景  
大王客串  
雷文预警  
各种预警

## 梦无痕

姬发向殷郊表白的时候，殷郊肚子痛的扛不住，终于向热水屈服，正在抱着保温杯喝热水，下一步准备扑到床上睡一觉。

听见姬发说话的时候，表情差点没绷住。他忍了又忍，好险把一句“你没病吧”憋回去了。

他慢慢把保温杯拧紧，从脑子里分出一丝清明去处理这事。

站在保护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角度，他也不能简单粗暴的拒绝。

姬发站在他面前抬头看他，眼神坦荡，神色期待，显然正在等他的答复。

但这显然并不是答应或者不答应的问题。

刚刚喝下去的热水好像化作了刀子，扎得他心肝脾肺哪哪都疼。

他把杯子放一边，竭力忍着痛，没事人一样坐下。刚一说话，又觉得吞了黄连，嘴里全是苦：“姬发小同志，你现在才17，老同志是不能带头和你早恋的。关于这个问题，组织上不允许。”

殷郊尽力说得委婉，嘴巴张张合合，扎了针一样。

但姬发重点显然偏了，他激动道：“你的意思是十八就可以了么？”

殷郊被他激动的一噎，觉得人生从没如此艰难过。

他的肚子好像连错了地方，不通直肠通脑子，一抽一抽的，带着他脑子也跟着疼。

他尽力向姬发解释：“嗯，姬发，你想过没有，你说喜欢我，可能是青春期激素作用的结果……你太小了，还不懂什么叫喜欢，你只是在憧憬比自己强大的同性而已。”

虽然这么说有吹捧自己的嫌疑，但殷郊显然管不了这么多了。

这么一番话说完，他的疼痛突然加剧了一层，痛的他浑身直冒冷汗，眼前都有点模糊。

姬发看着他，显然还想说什么。

下一刻，殷郊眼前一黑，栽倒在沙发上。

在跟着救护车去往医院的时候，姬发还有点回不过神来。

急救的医生问他情况时，他憋了半天，说“我把他气晕了。”

结果医生检查过后告诉他殷郊是阑尾炎疼晕过去了，让他放心。

直到殷郊进了手术室，他都好像魂在外面飘着。

这个晚上，他要么表白成功，和殷郊互诉衷肠，要么表白失败，躲在被窝里大哭。

而不是在手术室外面接殷寿的电话，面对电话接通后他的第一句话：“听说你把殷郊气进医院了？”

姬发心虚气短，没敢说可能自己的表白刺激到殷郊了，含糊道：“没呢，他阑尾炎进的医院。”

殷寿冷漠的哦了一声，评价道：“活该，让他拖。”

阑尾炎不过是个小手术，他连来的必要都没有，连句关心都欠奉，只是让姬发找个地方早点休息，不用管殷郊死活。

姬发拿着手机，突然有点欲哭无泪。

事情本不该如此啊！

只能说少年情怀总是诗。

姬发刚开始关注殷郊的身体细节时，他并没有太过在意。或者说，他发现了这种对殷郊身体细节不同寻常的关注，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日常交往里，同性之间并不会对手，眼睛，头发，脚腕，这些充满内敛性意味的身体部位投入过多关注。但他在殷寿这住了八年，殷寿常年不在家，这八年里带他的都是殷郊。长时间陪伴积累的情感掩盖了这种注视的意味，直到他在梦里看见了殷郊。

春梦。

他突然发现哪里不对。他在取向这条路上似乎走偏了。按照正常流程，他日后应该会遇见某个女孩，心动，相爱，结婚然后生子。但这条世人眼中幸福美满的道路在他想着殷郊射出来的时候就消失不见了。他在人生的大道上走偏，拐上了另一条路，一条有殷郊的旁门左道。

而现实给了他重重一击。

他怀着一腔少年情怀，第一次跟喜欢的人表白，就把他表白进了医院。

姬发站在手术室门口，想着殷郊的话，渐渐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他对殷郊的喜欢时青春年少喜欢吗？这种喜欢朦胧而浅薄，美好却脆弱，经不起任何风浪，风一吹就碎了。

他在青春期产生了诸多的绮念，殷郊只是这些绮念的投射与承担者。等到他度过了这段时期，心底这些不可言说的念想就会自行消散。

他突然就没底气反驳。

姬发凭着一腔热情对殷郊说喜欢，说到底那只是仗着青春期少年的特权。所有人都会原谅他年少心动，莽撞无知。

可他敢确定殷郊的爱刻骨铭心，至死不忘呢？

说出来有谁会信呢？

没有人会信的，包括他自己。

## 上新妆

殷郊躺在病床上，白色的病房衬得他整个人更加苍白。常年仗着年轻为非作歹，即使底子再怎么好，生病的时候，整个人还是不可避免地带出一点脆弱。

姬发被这一点脆弱抓住了。他看了一眼殷郊的手。五根手指微微蜷着，放松地搭在床边，没有之前的力量感，透着一股虚弱。手背上微微鼓起的，比平时更加明显的青筋。

姬发突然感到一整口渴。

躺在病床上的殷郊没有平时的凛然不可侵犯。他苍白的脸色，无力的手指，青白的血管，松懈的姿势，无一不在向姬发释放一种可以被伤害的信号，让姬发想更加亲近他。

换言之，想舔。

他这么想着，他也这么说了。

殷郊惊愕地看着他：“你说什么？”

姬发抓着殷郊正在输液的手，把嘴唇慢慢印上去，沿着指尖一点点往上蹭，低声重复了一遍：“我想舔你。”

他避开了针扎处，开始细细的舔舐殷郊手背上的青筋。舌尖顺着鼓起的地方微微用力，把青筋压下去，力道一首，又让它鼓起来，再突起的地方来回舔弄，把那块皮肤吮得微红。

犬牙压了上去，钉在那根血管上，隔着薄薄一层皮肤，仿佛能感受到血液的流动。

殷郊的血是什么味道？甜的？哭的？想要品尝的渴望烧得他全身沸腾。

他喘了两下，克制地收回牙齿，微微抬起殷郊的手，沿着侧面舔到掌心去。

殷郊头皮发麻地感受濡湿的感触从手背慢慢滑向掌心，像是某种深海动物的腕足在缠着他的手缓慢地蠕动。这糟糕联想让他浑身都僵硬起来。

他动动手，想把手抽出来，却被姬发咬住了手指。

殷郊低头看去。

姬发从他手底下抬眼看他，眼尾带着一抹薄红，唇含着他的指节，齿关咬住指尖，轻轻地磨。

殷郊骤然失语。

他看着床边的青年慢吞吞地吐出他的手指，捏住他的指节细细地揉，从指节一点点揉到指缝，若无其事道：“放松，不然针白打了。”

这到底是谁干的，倒打一耙怎么这么熟练。

殷郊张口想骂，又微妙地感到底气不足。

姬发泛红的眼尾在他眼前不断闪现，闪得他说不出话。

这青春期的小孩简直……简直……

姬发一直偷偷观察他，看他惊诧，看他生气，直到现在殷郊一幅无语的样子，才微微放下

心来。他把殷郊的手放好，缓缓坐直，暗自放松僵硬的身体。

他看着殷郊皱眉的表情，突然想起殷郊说过的话。

十七岁高中生姬发对二十七岁殷郊的爱，只是青春少年对强大同性的憧憬，这是他作为雄性对强大力量渴望的本能，是弟弟对哥哥的仰慕，无关情爱。

当时他没有足够的底气去反驳，现在也不敢说对殷郊爱的死去活来。

但是他可以去验证。

若他喜欢的是强大的殷郊，那不再强大的殷郊他喜欢吗？虚弱的殷郊他喜欢吗？更甚者，不是男性的殷郊他还憧憬吗？

殷郊被他看着，心里突然生出一股不详的预感。

下午姬发就跑去商场买了一堆口红。

大概很少遇到这么不拘小节的买法，柜姐满脸笑意地给他打包，对他挑的几个奇丑无比的死亡色视而不见，嘴里好话不停，直夸他女朋友漂亮。

“女朋友”这个次让姬发愣了下，他突然地感到一阵羞涩。

这羞涩着实令人惊奇，自他对殷郊产生情愫到确认喜欢殷郊，整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顺利无比。他极其自然地接受了自己喜欢的人是个比自己年长十岁的男人的事实，甚至没来得及羞涩一场。

但这点发现不足以阻止他第二天要做的事。

专柜的口红质量极好，标准的正红色，涂在殷郊嘴上，硬生生把他涂出了两分风情，望过来的时候像带着钩子，极尽妩媚。

殷郊眼神在冒火。

孩子在静悄悄，必定在作妖。昨天放过了他，今天姬发反而给他来了波大的。

仗着自己是青少年，姬发完全不惧散发自己的恶劣。他牢牢抱住殷郊半边身体，趴在他耳边威胁他：“我已经拍照了，你要是擦了我就每人都发一份。”

殷郊被他这句话逼停了手。

打不到，动不得，他气的牙痒痒，干脆眼不见心不烦，闭上眼睛假装自己死了。

姬发小心把头埋在他颈窝里，脑子里全是他刚刚望过来的两眼，全身上下都有点抑制不住的颤抖。

殷郊望过来的两眼，让他想起之前看过的一部讲老上海故事的电影。电影拍得极美，衣香鬓影，摇曳生姿，尽显老上海风情。电影里有个留洋归国的少爷。少爷下船时下人同他说老爷娶了新太太，少爷冷漠地应了。下人又说新太太在等您，少爷又应了一声，还是面无表情。于是少爷进门的时候看见阳台上自己的新的继母在看他。年轻貌美的女子，旗袍裹身，曲线玲珑，团扇遮面，半藏在阴影里，唯有唇上一抹红鲜妍夺目。少爷撇了一眼，脚步顿了一下，然后径自离开。

此时那抹鲜红和殷郊联系在一起了。

姬发猛地抱住殷郊。

电流在大脑深处迸发，扭曲，纠缠，摩擦，顺着血肉流向四肢躯干，酥麻的痒从大脑传向指尖，又从指尖传向心底。雷声在耳边轰鸣，带出一片心惊肉跳。

某一个瞬间，姬发脑中一片空白。

殷郊从这突兀的举动中感受到一股不同寻常的意味。

他一根手指戳中姬发的额头，缓缓用力。

一张水光潋潋的脸出现在他眼前，眼神明亮，眼底带着渴求。

脑中闪过什么，殷郊面色一变，猛地把他的头按到被子里。

在他过去二十七岁的人生里，见到过许多这种意味的目光。但这是生平第一次被自己小十岁的未成年用这种目光凝视。

姬发对他的性凝视。

掌下的脑袋用力拱了拱，露出眼睛看他。眼神透着心虚，但更多的是这个年纪特有的懵懂清澈。

于是他意识到这并不是可以随意对待的凝视。即使出于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关心，他也不能简单粗暴地把殷郊打一顿，尽管他对来自殷郊的凝视感到格外的不适。

他也不想和姬发详细的解释这种凝视背后所具有的以为，这和在姬发面前裸奔没什么区别。在他的心理预期里，它可以成为姬发青春期憧憬的对象，却无法承受姬发对他的性渴望。

这是他压在心底隐秘不可言说的抗拒。

所以在姬发略微疑惑的目光里，他生硬地跳过了这些，并冷笑这回敬了他一管口红。

饱和度极高的粉，俗称死亡芭比粉。

仗着年轻貌美，姬发硬生生被衬出点清纯靓丽。

兴致勃勃的男高中生毫不介意死亡芭比粉。他不清楚刚刚殷郊行为的原因，他埋在殷郊的被子里尽情呼吸殷郊的气息；在殷郊手掌下乱拱，觉得自己在被殷郊摸头。仗着自己是青少年，他甚至想做些更加过分的事。

但触及殷郊阴沉的表情时，却下意识收敛了。

他尚未明白刚发生了什么，却从殷郊态度的转变上敏锐的窥见了 he 内心的一角。

但还来不及细想，就沉浸在给殷郊换装的快乐中了。

他根本不管殷郊要把他盯出个洞的目光，在殷郊无声的纵容里，兴奋地不停换色，像个沉迷换装游戏的小女生。

有个颜色他及其喜欢，应该是某个大地色系。姬发不记得具体的名字，但那天殷郊的面容，透着令人心颤的母性和神性。

姬发根本没意识到从男性身上领会到妩媚和母性有什么不对，而殷郊也不觉得自己涂五颜六色口红的脸会有“美”这种东西。

于是在他们两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殷郊完成了对姬发女性美的启蒙。

当天晚上，姬发做了个梦。

梦里他成了那个留洋归来的富家少爷，从阳台下经过，阳台上的女人趴在栏杆上好奇地偷偷看她，唇上红色惊心动魄。

梦里姬发没有走开，惊鸿一瞥后他径直走上阳台，把栏杆上的女人抱起来，轻轻放到床上。

身下的人突然变成了殷郊，身披婚纱，红唇烈烈，双眼莹莹地看他。

姬发和他对视几秒，用力朝着那两片红唇吻了上去。舌尖在两人唇齿间若隐若现，一点一点舔掉了殷郊唇上的口红。

吻顺着身体的曲线一路下滑，划过下颚，喉结，在锁骨处流连，然后来到胸前。

姬发唇上沾染的胭脂蹭在殷郊胸前的白纱上，像是在茉莉上留下了某种玷污的痕迹。

姬发猛地坐起来。

黑暗的房间回荡着他的喘息声。

说不清是殷郊穿婚纱给他的冲击大，还是他自己像个变态给他的冲击大。

他甚至不敢想这个梦背后的隐喻。

白纱上那抹刺目的红不停在他眼中浮现，像是某种无法辩驳的罪证。

这让姬发感到一阵罪恶。

爱一个人，对他产生欲望，这种欲望会把殷郊变成一个被凝视的客体，成为他性渴望的载体。如果殷郊同意了这另当别论。但显然殷郊对他并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且严禁他产生这方面的想法。于是他的殷郊的性渴望就变成了师出无名的东西。

即使世人视此为理所应当，那么他呢？

他要向殷郊证明的爱，十七岁高中生姬发对二十七岁殷郊的爱，就是这样肮脏低贱的东西吗？

白天窥见的殷郊内心的一角在他潜意识里发酵。在他还没来得及思考清楚自己对殷郊的凝视背后的意味以及对殷郊造成的影响时，就已经下意识的开始避免这种行为了。

## 吞白玉

这一夜过后，姬发奇异地平和起来，青春期的躁动仿佛一瞬间消失无踪了。

反应在殷郊这，就是姬发不再对他做些莫名其妙的举动，看他的里也没有曾经隐晦的侵略性。

尤其在他住院期间，嘘寒问暖，有求必应，简直是货真价实的二十四孝好弟弟。

基于口红的前车之鉴，殷郊心惊胆战地观察了几天，有意无意地试探，可惜直到殷郊出院，也没有打探出什么有用的消息。

殷郊最后几天的住院生活就这么平静地度过了。

少年心事，本就是这个世界最难以捉摸的东西。

姬发在这个年纪下了一个决心。

他决定压制自己的欲望来达到净化爱情来证明自己。

他心里产生了一这样一种逻辑链，对殷郊的爱让他对殷郊生出欲望，这欲望倾泻在殷郊身上又变成了凝视，在没有得到殷郊同意的情况下，这显然是对殷郊的一种冒犯。

于是想要在爱殷郊的同时又不冒犯他，他决定剔除爱情中的欲望。

这像是某种清教徒才会笃行并践行的理念，居然被十七岁高中生姬发给想到了。

他这么想的，于是他就这么做了，

但事实上，非常困难。

人类各种各样的学说里都有修身养性的概念，要么广结善缘，要么经受苦难，人总要经历一番磨难，才能洗去心灵的污垢。

有时候，你要压制的，可能就是你要面对的。而且，人的大脑无法处理负面消息，越是不让想，越是想的厉害。

高中生姬发没有想到这一点，于是他梦到姬发的次数越来越多。

梦里的绮念带动身体的躁动，身体的躁动又反过来加剧梦境的绮丽。

他梦到的殷郊越来越不堪入目。

罪恶感在他心中与日俱增，让他在殷郊面前越来越沉默。

之前他与殷郊在一起时，注意力会停留在喉结、手指、手腕这些微小的地方，沉迷于它们漫不经心透露的性感。现在他的思绪却顺着顺着这些地方钻到衣衫之下，不轻易示人的地方。

他突然明白这些非隐私场合不能露出的部位才是他所沉迷的性张力的支撑，而他显然不能算可以参与殷郊的隐私场合。

于是这罪恶感在他的目光再一次从殷郊的脚踝向上滑的时候达到了巅峰。

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的时候，姬发猛地收回目光，动静大地引来殷郊疑惑的眼神。



他只看到十七岁高中生涨红的脸和连连摆动的手，根本没预料到这个高中生脑子中存着一堆有关他的下流想法。

所以当他晚上在一阵异样的感觉中醒来时，看到姬发浑身赤裸地给他口交时，疑惑，震惊，最后愤怒。

他的性器被姬发含着。

这种画面足以让人愤怒到失去理智。

姬发感到后颈处一阵冰冷的目光。

他感到一阵心虚和害怕，想要逃避似的，于是愈发努力的吞咽。

事实上，他也没空去回应。

“你在……做什么？”

殷郊被他突然加快的动作逼得倒吸一口凉气。在这句话未出口之前，他的手就先一步去掰姬发的下巴。

手指掐住他的脸，虎口牢牢卡住下巴往后推。

姬发顺从地顺着他的力道后退，嘴巴放开了他。他的嘴一时难以闭合，就这么大张着，双唇红润，嘴角沾着晶莹的液体。他的眼神也是湿润的，眼尾大片的红，引颈就戮般湿漉漉地看他。

殷郊尚未从自己被未成年迷奸地疑惑中回过神来。

他凝固了很久，对上姬发的目光，一句斥责的话都说不出来。

下体还残留着被舔弄的感觉。

湿热的口腔艰难的含住，吞咽，舌尖努力陷进马眼。龟头与棒身在狭小的喉管内被挤压，唾液与黏膜连黏，慢慢涂满整个棒身。

姬发被掐住了下巴，也不反抗，顺从地把脸放在他的掌心。他眼睛朝上，贪婪的描摹殷郊的五官。

殷郊努力胡适身体上的感受，动作僵硬地想把殷郊的头推开。

他神情压抑，声音沙哑：“把衣服穿好，出去。”

事情就此止住，他还可以欺骗自己这是一场好兄弟之间的帮助。

姬发突然抱住他的手，把嘴巴撅起给他看，对他道：“我涂了口红。”

殷郊看着他唇上残留的乱七八糟的红色，下意识舔了舔唇，果然尝到了一点淡淡的甜。他皱眉看向姬发，显然没明白姬发的意思。

姬发看他舔唇的动作，咽了咽口水。他悄悄把自己的身体往殷郊身上蹭，肌肤摩擦激得他一阵颤栗。

他仔细地观察着殷郊，发现殷郊的疑惑后失望地说：“你果然不爱我。”

他突然哽咽地说：“您爱我吧，像我爱你那样，您爱我吧。”

泪水在他眼底快速聚集，像是某种希望破灭的绝望。

殷郊冷静地看他近乎撒泼地哭泣，突然给了他一巴掌。

哭声戛然而止。姬发像是突然清醒过来，安静地望着他。

殷郊讥讽地笑了笑，指着姬发赤裸地身体，道：“这就是你说的爱？”

他在愤怒中竭力保持平静，从旁边扯过毯子丢到姬发身上，道：“出去。”

姬发悲伤地看他，抱着毯子不说话。

他在来的时候就预感到了后果，所以并不辩驳。只是一遍遍地回想着殷郊那个嫌恶的眼神，对这种自虐般的快感有点上瘾。

对殷郊的罪恶感在今晚的在一个春梦后击溃了他。

若爱人的尽头是欲望，是对他人无法克制的凝视，那么他希望他自己变成被殷郊凝望的客体。

至少这样，他消除了自己的罪，还可以获得殷郊的爱。

十七岁的少年，得益于善良的天性和良好的教养，为了证明自己的爱情，为了不冒犯他人，选择伤害自己。

孤注一掷后绝望地发现，他不仅赎不了罪，还造了更大的孽。

他在殷郊想要杀人的目光里躺下，小声说：“走不了。”

说着手在被子里摸索，然后往殷郊手里塞了个什么东西。

殷郊皱眉看着手里的遥控器，突然意识什么，猛地把姬发掀翻，然后从姬发的臀缝里发现了若隐若现的白色。

殷郊攥紧遥控器，气的说不出话。

他都有点佩服姬发了。身体里插着个玩具，还能和他扯这么久。

把遥控关了，他从后面按住姬发，对他道：“痛也憋着。”

没有想象的暧昧纠缠，整个氛围像手术室般严肃而湿冷。

殷郊嘴上说的凶，却也没有简单粗暴地一下拔出来。他捏着玩具的边缘往外拉，指尖不可避免地碰到姬发的臀肉。

指尖下的身体轻颤了一下。

殷郊的手缓慢却坚定地往外抽，感受到一阵被吸附的恋恋不舍。

姬发脊背绷紧，背上渗出一层薄汗，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他塞得太深，殷郊要费些功夫才能拔出来。棒身经过某一点时，他身体猛地一颤，肩颈绷出一条青涩的曲线，忍不住地闷哼出声。

殷郊冷眼看着，呼吸有一瞬地不稳。少年的皮肉映在他眼里，像一团过于灼热的火。

白色的假阳具掉在地上，带出透明的水痕，像是从姬发身体里取出的子弹。

激发缓缓地爬起来，把摊子披好，捡起那堆玩具，慢吞吞地走出房门。

殷郊沉默地盯着他的背影，直到姬发走出房间，他才低头看向自己身下已经勃起的性器。

为美好肉体京东大概是男性永远无法根除的劣性根。即使他理性上知道姬发是未成年，身体却会为姬发的触碰感到兴奋。

这个时候他该进卫生间，对自己得欲望进行抚慰，回味着姬发的身体积累快感，说不定会因为想到姬发的某个泣音而射出来。

殷郊只是一言不发地看着自己的下身，什么也不做。

# 别人间

暑假过后，姬发开始了他的高三生涯。他申请了住校，在学校里昏天黑地地学。

那天晚上的事像没发生过一样，他们默契地谁都没提。

殷郊偶尔打电话说要去看他，被他拒绝了。就连过年都没回来。

年关的时候学校放了一星期假，姬发和殷郊报备了一声说去西北旅游，提着行李头也不回地跑了。

殷郊没有逮到人，自己反而被殷寿扣住了，于是开始夺命连环call，逼得姬发答应每天给他报平安才消停。

除夕的时候，姬发给他发了张照片。照片上是串挂着铜钱的红绳，精致秀气，明显给女孩子戴的。

殷郊回了个问号。

姬发说是给他带的礼物。

殷郊于是把这照片放大，仔细看了一遍又一遍，没看出这红绳有什么玄机。他又去浏览器搜索“红绳挂铜钱有什么寓意”，网友的回答五花八门，有说保佑平安的，有说百年好合的，什么答案都有，他还看见一个祝早生贵子的。

殷郊满头雾水，想到姬发凝视他的恶趣味，殷郊又释然了。他又仔细看了看上面的铜钱，觉得还挺漂亮，于是接受了它，又不想让姬发得意，于是回了六个点。

姬发又发了视频过来，空旷的夜里，他和一堆人围着火堆在空地上跳舞。

视频里姬发冲镜头比了个ok，然后开始和人群一起跳。

他跳的狂野，镜头也跟着晃得夸张，天地糊成一片，看得人眩晕。

但姬发开怀的笑穿过几千公里仍然清晰可闻，和他最后的大喊：“殷郊新年快乐！”

人群中篝火热烈燃烧，跳跃的火光映在人们脸上。

殷郊不自觉地跟着他一起笑，笑完想起姬发过年的时候丢下他一个人出去逍遥快活。留他一个人在家里，又点了点屏幕里姬发大笑的脸：“小没良心的。”

窗外烟花炸响，斑斓的色彩印在他脸上。

新的一年来了。

七天假期一晃而过，不羁放纵如姬发也该乖乖回到学校。

殷郊紧绷了七天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一会儿。他把姬发七天里给他发的照片打印出来，摆满了房间，想了想，又打印了一份，摆满办公室。

高三下学期过得飞快，姬发踏出高考考场的时候感到一阵空茫。

他并不惆怅，只是茫然，一直在追赶的目标突然消失了，让人有点无所适从。

殷郊在场外等他。六月艳阳天，他穿一身黑在太阳底下系冰棍，和旁边等孩子的家长聊的热火朝天。

偏头看见姬发，他把剩下的冰棍一吸，再把棍子一丢，对身边的家长告别：“唉，我儿子出来了，先走了，祝您家孩子金榜题名。”

姬发听他说话，一言不发，上了车突然出声：“儿子？”

殷郊一脸坦然地占了这个便宜，不见半点不好意思：“那姨还夸我年轻，保养得好。”

姬发转过头，闭眼，憋住了粗鄙之言。

过了一会儿，他又睁开眼，透过车窗看殷郊的倒影。

殷郊目视前方，专注开车，眼底清亮。

他描摹这殷郊的眉眼，目光从他唇上掠过，再唇峰停留片刻，又向下落在喉结上。

喉结再被掩在衬衫衣领之下，随着偶尔的吞咽上下滑动。

半年的清心寡欲好像确实荡涤了他的灵魂，让他面对殷郊的时候不必那么狼狈。

那些冒犯的，不可言说的心思被他诉诸笔端，又被淹没在高三无穷无尽的浩瀚题海中。

或许多年之后，时过境迁，再次看到这个笔记本，他会惊讶于自己年少悸动的神经质，进而忍俊不禁，一笑而过。

而十八岁的姬发，对心上人求而不得，自己的爱情不被祝福，选择止步。

现在他可以不带任何情欲地欣赏殷郊，只是单纯的欣赏，如同欣赏一幅画，或是一朵花。

转移罪恶感的念头让他一度无颜面对殷郊，尤其他还干了蠢事。

若他克制自己的欲望还能算证明他的爱情，但当他准备转移矛盾并自荐枕席的时候，这借口就变得卑鄙无耻了。

如果爱一个人会使人堕落，那被爱之人又何其无辜。

后来他一个人出走，未尝不是一种逃避。

在甘肃的时候，他按照当地的婚俗买了条红绳，说送给殷郊，但回程的路上又不想送了。

当地嫁娶，会在结婚前由婆婆在新妇脖子上栓一根红绳，意味“栓媳妇”。

殷郊不该因为他的私念而被拴上这样隐晦的枷锁。

更何况殷郊对此并不知情。

单方面偷偷做这种宣示主权的事不仅卑劣，而且可怜。

殷郊应该永远自由而热烈。

正想着，殷郊突然问：“顾忌着你高考，一直没敢问，你说要送我的那个红绳呢？”

姬发一愣，下意识看向书包上挂着的铜钱，若无其事地说：“逗你玩的，那是女孩子戴的。”

殷郊侧头瞥了一眼，余光也落在那枚铜钱上，拉长声音“哦”了一声。

他没多说什么，换了个话题：“暑假去哪玩？”

“没想好。”姬发默默把书包换了一面抱：“走到哪算哪吧。”

殷郊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姬发就补充道：“我自己去。”

猛地一个急刹，殷郊眯眼看着姬发，阴阳怪气道：“目的地到了，少爷请下车。”

姬发无言看他两秒，果断下车，在车边鞠躬回敬他：“恭送老爷！”

被殷郊喷了一嘴车尾气。

姬发的旅行说走就走，第二天拿着登机牌谁也不爱地上了飞机，把送他的殷郊衬得像个对儿女恋恋不舍地孤寡老人。

小说的戏剧性可以预测，它摆在故事的起承转合上；而生活的戏剧性总是难以预料，藏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

伺机而动，要给人一个措手不及。

6月9日，姬发乘坐的航班遇难，机上乘客全部遇难。

十八岁高中生姬发在高考完的这个夏天，告别人世。

世间人来人往，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大部分人和你已经见完了此生的最后一面。

## 致橡树

这一年的夏天格外的冷。

八月艳阳天，殷郊一身黑色，沉默地看着吊唁的人群。

遗像上的姬发笑得灿烂，安静的看着殷郊。

七八月过的荒诞又苍白，阳光落下来，都透着阴冷的色调。

殷郊这两个月一直在处理姬发的后事，认领遗体，联系殡仪馆，火化，葬礼……一桩桩一件件，有条不紊，像是再寻常不过的工作。

混乱又空洞的两个月随着姬发葬礼终于结束了。

殷郊随着司仪的指令一步步动作。耳边来宾致辞回荡，啜泣声隐隐约约，蜡烛燃烧的味道一点点蔓延。

他奇异地没有感受到一点悲伤。

皎白的花一圈圈盛开，泥土一点点落下，逐渐掩盖深色的棺木。

就此，十八岁的少年，盖棺定论。

走出墓园的那一刻，殷郊莫名想起，最近是大学开学的日子。

人间风又起，泉下君不知。

此后几个月，殷郊突然想起一件事，他还没整理姬发的遗物。

姬发自己家里的遗物已经整理完毕，但姬发在他家住了这么些年，东西存了不少，他自己不整理，也没人会提。

殷郊突然来了兴趣，准备仔细整理姬发的遗物。

空旷的房间，床上被子叠的整齐，衣柜里衣服挂的整齐，桌子上从学校带回来的书摆的整齐。

殷郊甚至看见姬发买的一堆乱七八糟的口红也码的整整齐齐，好像这个房间的主人只是有事暂时出门。

窗外夕阳坠落，黯淡的阳光穿过落地窗在殷郊脸上投下阴影，整个房间成了昏暗的金色。

他沿着墙壁漫步，感受晚风灌进来，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游走。

寒冷一点点侵袭他的身体，他突然觉得这屋子空旷的令人害怕。或许他该给姬发装个壁炉，有火焰燃烧，晚上或许会温暖一点。

在书桌旁站了很久，殷郊拿起了书堆最上面的一本。

里面是姬发高三的时候写的日记。

"傻了吧姬发，居然跑去爬床……我居然活着回来了，幸好脸皮够厚。但这案底留的，这辈

子都没法抬头做人。”

“这个家是呆不下去了，先跑为敬，这辈子没这么感激过开学。”

“别梦了别梦了，这样下去我和变态有什么区别。”

“别梦了，求求了，冬天了，洗衣服冷得很。”

“去看医生，老中医笑个不停，让我清心寡欲。”

“殷郊打电话要来看我，春梦主角现身，这和恐怖故事有什么区别。”

“过年不能待学校，怎么办怎么办？已经开始焦虑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逃避可耻但有用。”

“殷郊不会接受我的，我这样和痴汉有什么区别。我大好年华美少年，成为痴汉还是为时过早了。”

“放弃了，放弃了，我放弃。”

“殷郊，我放弃了，我爱你。”

殷郊一页一页翻过，像是重新走了一遍姬发的高三。

他的视线凝固在这一行，死死盯住不放。

一封信从最后一页掉出来，落到地上，被两根僵硬的手指捡起来。

黄昏时分，落日的余晖落在信纸上，上面的字迹暧昧不清。

殷郊：

你好！

冒昧打扰。

我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该对去年八月冒犯你的事情向你道歉。但这封信我甚至没有勇气给你看，所图不过一个心安，但这并不代表你不值得一个真诚的道歉。只是因为我的懦弱，让你得不到一个应得的道歉，这是我对你犯下的第二个重大错误。我又实在无颜面对你，所以只好把这封信放在显眼又不显眼的地方，希望你发现，又希望你没发现，连带着我对你的一些肮脏心思都等待你的审判。

再次申明，不能否认写这封信我有安慰自己的目的，但我绝对诚心悔过，认真反思。我深知自我牺牲是最卑劣的借口，但受限于能力不足，这是我现阶段最能拿得出手的诚意了。在此打下欠条，待之后我有能力处理这件事后，绝对任凭处置。

虽然事后想想确实很傻逼，但那个时候我甚至没有觉得羞耻，我觉得我像一个被洗脑的邪教徒，在向自己的神明献祭自己。

……

这种想法我怎么信的如此坚定不移，现在看看确实挺傻逼的。

再次向你致歉。



可我还是要感谢你，我因为爱你而开始爱自己。

你之前说我喜欢你只是青春期荷尔蒙作祟，我并不是喜欢你，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喜欢。

可我后来验证过了，我确实喜欢你。不管诗意的你或是失意的你我都喜欢。

我觉得我应该是爱你的，可惜不被你接受。

我委屈的想闹起来，可我又意识到这样做很卑鄙。比起被拒绝，明明不喜欢却要被抓住的人更加委屈。更让我绝望的是，一想到你会因为我难受，我就先一步难受起来。

我不想成为你的无妄之灾，然后在你面前更加矮一截。

于是我高三一整年都在拼命学，想用自己的进步来证明我对你的爱是坚定不动摇的。反令人难过的是，我一边说爱你，一边又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冒犯你。这是我向你犯的第三个错误，向你道歉。

这么细数下来，我犯的错简直数不清，我现在还好好活着，多亏上天保佑和你的仁慈。

求你原谅我吧！

咳。

我本来决定绝不向你乞怜博取你的同情的，但还是忍不住，对不起，我太害怕了。

就到此为止吧，我怕我再写下去就要跪地求饶了，这会让我看不起我自己的。

再次向您致歉。

祝你生活愉快。

落款是姬发，极漂亮的字，疏朗而磊落，笔锋锋利，刺得人心口生疼。

一股细密的痛突然从心底蔓延上来，蔓延到四肢百骸。

那些在角落里积累了两个月的痛苦在身体里冲撞着，想要找到一个发泄口。

夕阳最后一点光亮消散，夜幕冰冷将他覆盖。

殷郊泣不成声。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